

第五卷

笠翁传奇十种（下）

李漁全集

沙孟海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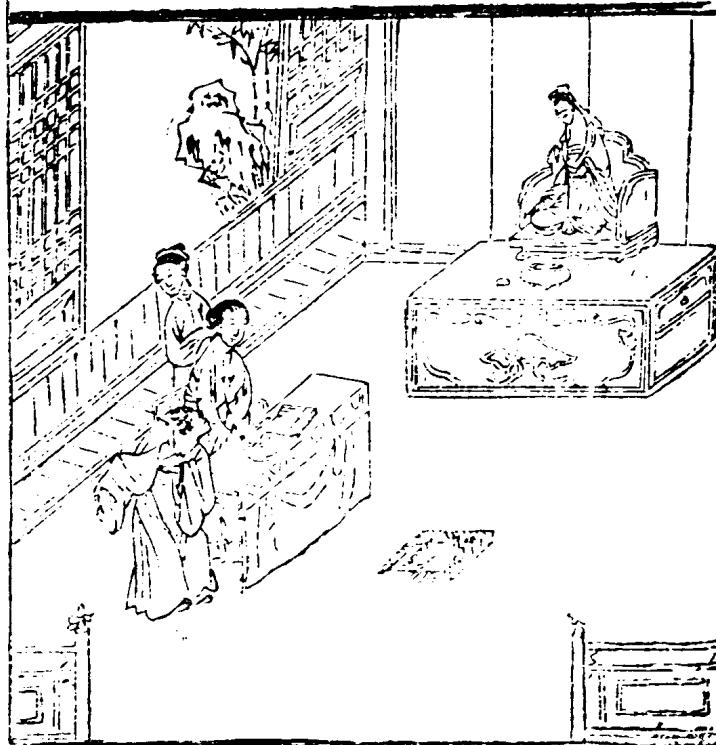
李 渔 全 集

第五卷

笠翁传奇十种（下）



但願昇天
不敢求
齋獻



不情棒
打梅烹
稍猶綃
以嚴子

方山子



較瘦論肥

許嬌比

婿全無半

點相岐

異

雪如意



16 只
畫

德
樂
隱

林
山
簡
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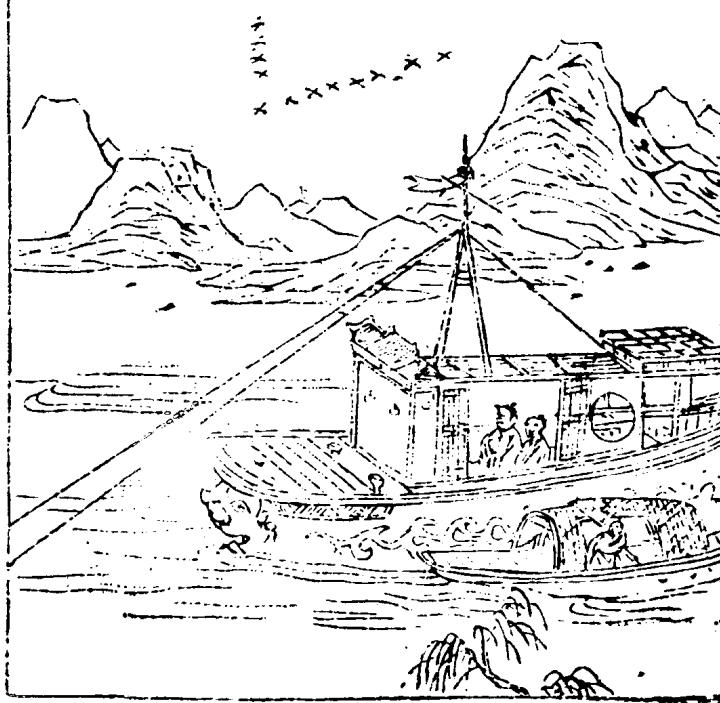
貌
轟
鯉

名
山
月

圖



生林老
是紅顏
更比風流
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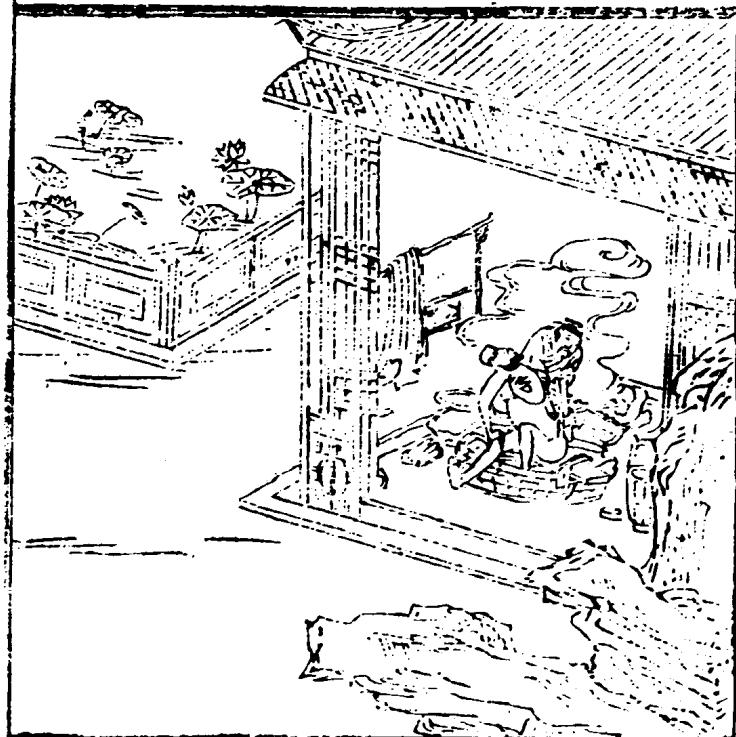
世人真道

刑雖峻

終覺刑嚴

早變心

蘇子瞻



本卷目录

奈何天	一
比目鱼	一〇五
玉搔头	二三三
巧团圆	三一五
慎鸾交	四二七

奈何天

湖上笠翁
紫珍道人

批评 编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泛观宇内，饮啄融融，峙流浩浩，天顾安所得奈何哉？奈何有天，即才色者为之也，即自见其才色者为之也。唯自见其才色，始有轻其匹敌之意。天壤乃有王郎，新妇得配参军，吾尝薄其语，为有无君之心，不可以训也。他如传奇所载，执拂女弃越公而奔，崔氏委郑恒而自鬻，蔡姬、卓女，相为美谈，律以人臣不貳之义，皆操莽之流亚也。善乎子與氏曰「闻诛一夫」，伯夷则曰「以暴易暴」。史迁作传，首伯夷于繇光，文辞不少概见，独于采薇一歌，备书而三致意焉！作书者其有忧乎？是足以系君臣之重已。笠翁艳才拔俗，藻思难羈，所著稗官、家言及填词楔曲，皆喧传都下，价重旗亭，率怜才好色者十之六七。惟传阙里侯事，一去陈言，尽翻场面，惟才色者是厄焉！何也？吾知笠翁其有忧乎，亦曰为阙也妇者，不当自见其才色也，自见其才色，为之阙者，难全已，况阙又不全者乎！故阙忠之于主仆可训也，三妇之于夫妇，不可训也。卒之吴氏羞承覆水，三妇恪奉衾裯，而后夫妇之重以全。读是传者，止以观夫妇之重乎！虽然，玉石杂陈，萧兰并种，即妍媸何定哉？人亦徒争一尺之面耳。以吾观世之拥高资，挟重势者，虽铢钱匹练，吝情去留；父子兄弟，动见猜忌，众叛亲离，缓急不

收。一人之用，其人虽美冠玉乎，吾弥见其龌龊也。以视阙生，得阙忠而任之，听其焚冯驩之券，输卜式之财，知人善任，卒以成功名，虽齐小白任堂阜之囚，而抱妇人以兴霸业，何以异此！岂世间守财鲁所得望其项背乎？吾见城北徐公美不过是矣。

目

次

第一出	崖略	……(七)
第二出	婚嫁	……(八)
第三出	忧虑	……(一二)
第四出	惊恐	……(一四)
第五出	嫁丑	……(一九)
第六出	隐逃	……(二三)
第七出	媒丑	……(二十五)
第八出	逃禅	……(二七)
第九出	欺僧	……(二九)
第十出	相优	……(三三)
第十一出	误边	……(三六)
第十二出	醉券	……(三九)
第十三出	软诓	……(四一)

第十四出	狡脱	……(四三)
第十五出	分扰	……(四七)
第十六出	妒遣	……(五二)
第十七出	攒羊	……(五三)
第十八出	改图	……(五七)
第十九出	逼嫁	……(五九)
第二十出	攢羊	……(五三)
第二十一出	调图	……(五七)
第二十二出	改嫁	……(五九)
第二十三出	逼图	……(五三)
第二十四出	调美	……(六三)
第二十五出	怖美	……(六六)
第二十六出	密计	……(七〇)
第二十七出	筹俊	……(七七)
第二十八出	捷左	……(七三)
第二十九出	筹俊	……(七九)
第三十出	捷俊	……(八二)

第二十七出 锡
第二十八出 形 楚 变
…… …… (八五)
…… (八八)

第二十九出 伙 酷
第三十出 闹 封 变
…… …… (九三)
…… (九五)

奈何天传奇 一名奇福记

第一出 崖 略

开手便有词源
倒流之势。
奇句惊人。

【蝶恋玉楼春】 【蝶恋花头】(末上)造物从来不好色，磨灭佳人，使尽罡风力。万泪朝宗江海溢，天公只当潮和汐。【玉楼春尾】红颜薄命有成律，不怕闺人生四翼。饶伊百计奈何天，究竟奈何天不得。

【前词】多少词人能改革，夺旦还生，演作风流剧。美妇因而仇所适，纷纷邪行从斯出。此番破尽传奇格，丑、旦联姻真叵测。须知此理极平常，不是奇冤休叫屈。

【烛影贺新郎】 【烛影摇红头】听说家门：阙郎貌丑多残疾。一生所遇尽佳人，反被风流厄。初娶邹、何二美，嫌夫陋、别居静室；吴姬更巧，不事张特和声，协律接续无痕，命名接俱有妙义。【贺新郎尾】思量赚出秦庭璧，奈朱门、不收覆水，强偕鸳匹。义仆筹边因代主，忽建非常功绩。膺天眷、奇休毕集。福至心随躯貌改，憎制手也。

夫人、反启争夫隙。三强项，一时并屈。

众佳人爱洁翻遭玷。丑郎君怕娇偏得艳。
好僮仆争气把功成。巧神明救苦将形变。

第二出 虑婚

【恋芳春】（丑扮财主，疤面、糟鼻、驼背、跣足，带小生上）花面冲场，正生避席。非关倒置梨园，只为从来雅尚，我辈居先。常笑文人偃蹇，枉自有宋才潘面，都贫贱。争似区区，痴顽福分徼天。

【鹧鸪天】左思、王粲尽风流，丑到区区始尽头。恶影不将灯作伴，怒形常与镜为仇。经翠馆，过琼楼，美人掩面下帘钩。等闲不敢乘车出，怕有人将瓦砾投。小子阙素封，字里侯，三楚人也。父母早丧，自幼当家。先君在日，曾与邹长史联姻，后来守制三年，不便婚娶，如今孝服已满，目下就要迎娶过门。想我家自从高祖阙九员外，靠着天理，做起一分人家。后来祖父相沿积德，所以一年好似一年，一代富似一代。如今到区区手里，差不多有二百万家资，也将就过得日子了。只是一件，自从祖上至今，只出有才之贝，不出无贝之才。莫说举人、进士挣扎不来，就是一顶秀才头巾，也象平天冠一般，再也承受不起。我也曾读过十几年书，如今倒吊起来，没有一点墨水。这也还是小事，天生我这副面貌，不但粗鄙，又且怪异，身上的五官四肢，没有一件不带些毛病。近来有个作孽的文人，替我起个混名叫做「阙不全」，又替我做一篇像赞，虽然刻毒，却也说得不浅。功名教不儒巾不上富人